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赎金

《秘密》姊妹篇

Ransom

院图书馆

鳳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712.45

359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赎金

《秘密》姊妹篇 / ransom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赎金 / (美) 嘉伍德著; 苗蜜亚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043-5

I. ①赎... II. ①嘉... ②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5892号

版权登记号 2008-393



果樹本书中译由果树出版社授权

书 名 赎金(Ransom)

著 者 (美) 茱丽·嘉伍德

责任编辑 姚 丽

译 者 苗蜜亚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0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43-5

定 价 24.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幕

英格兰理查一世时期

坏事总是在夜里发生。

吉莉安的母亲在半夜难产而死。一个没脑筋的年轻仆人迫不及待地摇醒吉莉安和她的姐姐，告诉她们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两天后的深夜，两个小女孩再次被摇醒告知她们早产两个月的弟弟也夭折了。

吉莉安怕黑。仆人离开卧室后，她从小床滑到冰冷的石头地板上，赤脚跑向禁止进入的通道。那条秘密走道通往姐姐的卧室和一座陡峭的楼梯，楼梯尽头连接着厨房下方的地道。雷纳夫男爵在墙壁的窄门前面摆了一个柜子阻止两个女儿进出密道。他再三警告，密道只有在最紧急的状况下才可以使用，玩耍自然是万万不能。连他最忠实的仆人都不知道其中三间卧室的墙壁里建有密道。他担心宝贝女儿们会因坠落楼梯而跌断颈子，经常威胁说如果在密道逮到她们，要打她们的屁股。密道危险，所以严禁她们进入。

但在那个悲伤又可怕的夜晚，吉莉安顾不了会不会惹上麻烦。她害怕，每当害怕时她都会去找姐姐克丽丝寻求安慰。吉莉安钻到柜子后面，勉强把门拉开一条缝，颤声呼唤姐姐的名字。克丽丝伸手进来把她拖出来，然后扶她爬上大床。两个小女孩躲在厚毛毯下相拥而泣。她们可以听到爸爸痛苦的叫声在大厅里回荡，一遍又一遍地呐喊着妈妈的名字。死神降临她们安详幸福的家，夺走她们所爱的人，留下无限的哀伤。

他们还来不及从悲痛中复原，灾难又在夜晚降临。深夜闯入的坏人害得吉莉安家破人亡。

爸爸抱着克丽丝冲进卧室叫醒吉莉安。他忠心耿耿的卫兵威廉、劳伦斯、汤姆和斯宾塞，表情凝重地尾随在后。吉莉安在床上坐起，用手背揉着惺忪睡眼。爸爸把克丽丝交给劳伦斯，快步走到床边把蜡烛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坐在吉莉安身旁用颤抖的手轻轻拨开她眼前的发丝。

爸爸看起来非常悲伤，吉莉安自认知道原因。“是不是妈妈又死了，爸爸？”她忧愁地问。

“天哪，不是，吉莉安。”他回答的声音很疲惫。

“那么是她回来了？”

“小乖乖，我说过好多次。人死不能复生。妈妈上了天堂，再也不会回来了，记得吗？”

“记得，爸爸。”她小声说。她听到楼下传来模糊的叫喊声，接着注意到爸爸穿着锁子甲，“爸爸，你要去打仗吗？”

“是的。”他回答，“但我必须先把你姐妹送到安全的地方。”

他伸手拿起吉莉安的女仆丽丝为明天准备的衣服匆匆帮女儿穿上。威廉上前帮吉莉安穿上鞋子。爸爸从来没有帮她穿过衣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

“爸爸，我必须先脱睡衣再穿衣服，我还得让丽丝帮我梳头。”

“你今晚不用梳头。”

“爸爸，外面很黑吗？”她问。

“是的，吉莉安，外面很黑。”

“我必须到外面去吗？”

他听出她的恐惧，设法安抚她说：“到时会有火把照路，而且你不会是一个人。”

“你会跟克丽丝和我一起走吗？”

克丽丝在房间另一头大声答道：“爸爸不会跟我们一起走，吉莉安。他必须留下来作战。对不对，爸爸？”

劳伦斯叫克丽丝安静。“我们不想让人知道你们要离开。”他



低声解释，“你可以不发出任何声音吗？”

克丽丝拼命点头。“可以，”她小声回答，“必要时我可以不发出——”

劳伦斯捂住她的嘴，“安静，金发宝贝。”

威廉抱起吉莉安走出房间，沿着幽暗的走廊走向她父亲的房间。斯宾塞和汤姆手持蜡烛走在最前面。在石墙上舞动的巨大黑影紧紧跟着他们，他们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回响着。吉莉安害怕地搂住威廉的脖子，把头埋在他的颌下。

“我不喜欢影子。”她呜咽道。

“它们不会伤害你。”

“我要妈妈，威廉。”

“我知道，蜜熊。”

他替她取的可笑绰号总是令她发笑，她突然不再害怕了。她看到爸爸加快脚步率先进入房间，她本来要叫他，但威廉把手指抵在嘴唇上，示意她噤声。

等他们全部进入卧室后，汤姆和斯宾塞开始推动靠墙的一个矮柜，以便打开密道门。生锈的铰链嘎吱作响，像生气的野猪被掰开嘴巴。

劳伦斯和威廉为了点燃火把，不得不放下怀里的小女孩。他们一转身，克丽丝和吉莉安立刻跑向跪在床尾的箱子前翻找东西的父亲。她们踮脚站在他的两侧，手搭在箱子边缘往里瞧。

“你在找什么，爸爸？”克丽丝问。

“这个。”他回答，拿起一个宝石镶嵌的盒子。

“好漂亮的盒子，爸爸。”克丽丝说，“可以给我吗？”

“也可以给我吗？”吉莉安插嘴。

“不行。”他回答，“盒子是约翰王子的，我打算还给他。”

仍然跪在地上的爸爸转向克丽丝抓住她的手臂，当她企图挣脱时把她拖近身边。

“你抓得我好痛，爸爸。”

“对不起，宝贝。”他立刻松手，“我不是故意的，但我要你注意听我的话。你做不做到，克丽丝？”

“行，爸爸。”

“很好。”他称赞，“我要你带着这个盒子离开，劳伦斯会保护你，送你到安全的地方，他还会帮助你把这个邪恶的宝物藏起来。等时机成熟，我会去找你并把盒子还给约翰王子。你不可以把宝物的事告诉任何人，克丽丝。”

吉莉安绕过父亲站到克丽丝身旁：“她可不可以告诉我，爸爸？”

父亲不理睬她的问题，等待克丽丝回答。

“我不会说出去的。”克丽丝承诺。

“我也不会说出去的。”吉莉安强调地用力点头。

父亲仍然不理睬她，因为他一心想使克丽丝了解事情的重要：“千万不要让人知道盒子在你手上，女儿。现在注意看好，我要用这件衣服把盒子包起来。”

“以免别人看见吗？”克丽丝问。

“对，”他低声说，“以免别人看见。”

“但我已经看见了，爸爸。”吉莉安脱口而出。

“我知道。”他说，接着抬头望向劳伦斯，“她的年纪太小，我太苛求她了。天哪！我怎么舍得让我的宝贝们走？”

劳伦斯上前：“我会拼死保护克丽丝的，绝对不会让任何人看到盒子。”

威廉也连忙发誓：“我向你保证，雷纳夫男爵，我也会死命保护吉莉安小姐。”

他们激昂的语气令男爵感到安慰，他点头让两个士兵知道他完全信任他们。

不愿意被冷落的吉莉安拉扯父亲的手肘吸引他的注意。当父亲把盒子用衣服包起来交给克丽丝时，吉莉安期待地握紧双手，因为她认为既然姐姐有礼物，她一定也有。虽然克丽丝比吉莉安大三岁，但父亲对她们姐妹的疼爱从未厚此薄彼。

吉莉安努力保持耐性。她看到父亲把克丽丝拉进怀里亲吻她的额头，紧紧拥抱她：“别忘了爸爸。”

他接着朝吉莉安伸出双手。她扑进他怀里，大声亲吻他长满胡子的脸颊：“爸爸，你没有另一个漂亮盒子送给我吗？”

“没有，小宝贝，那个盒子不是礼物。威廉会带你走，记得要抓紧他的手。我爱你。”他眨眼忍回泪水，把她用力搂在怀里。

“你快把我压扁了，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轮流拿那个盒子？”



拜托，爸爸。”

父亲的总管埃克特在这时冲进房间。他的叫喊声吓了克丽丝一跳，宝物从她手中掉落。盒子滑出衣服，滚过石头地板。镶嵌在盒子外面的红宝石、蓝宝石和翡翠在火光中闪闪发亮。

滚到面前的灿烂宝盒使埃克特吃惊地戛然而止。

“什么事，埃克特？”她父亲问。

一心要把卫队长莱恩的紧急口信传给男爵，埃克特心不在焉地拾起盒子交给劳伦斯。他的注意力转向男爵：“爵爷，莱恩要我来告诉你红胡子埃佛和他的士兵攻进内城了。”

“有没有看到埃佛男爵本人？”威廉问，“还是他继续躲着我们？”

埃克特回头望向威廉。“不知道。”他说，接着再度转向男爵，“莱恩还说你的手下喊着要你过去，爵爷。”

“我马上去。”男爵起身道。他颌首示意埃克特出去，然后跟着离开，但在房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女儿们最后一眼。金发耀眼、脸颊红润的克丽丝和绿眸明亮、肌肤雪白的吉莉安，都是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快走吧！”男爵嘶哑着命令，“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无事。”

接着他就消失在门外。士兵们打开密道入口的门，汤姆先进去确定通道里没有敌军。劳伦斯高举火把，牵着克丽丝的手随后进入。吉莉安抓着威廉的手紧跟在后。殿后的斯宾塞先把矮柜拖回原位再关上密道的门。

“爸爸没有告诉我他的卧室有密道。”吉莉安小声对克丽丝说。

“他也没有告诉我，”克丽丝小声回答，“也许他忘了。”

吉莉安拉扯威廉的手。“我和克丽丝的卧室也有密道，但我们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是秘密，爸爸说如果我们说出去，就要打我们的屁股。你知不知道那个秘密，威廉？”威廉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阻止不了她，“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密道通往哪里？爸爸说出了密道就可以看见池塘的鱼。我们是不是要去那里？”

“不是。”威廉回答，“这条地道从酒窖下方通过。阶梯快到了，别出声。”

吉莉安担心地瞥向墙壁上紧跟着她的影子。她挨近威廉，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姐姐。克丽丝把宝盒揣在怀里，但包裹盒子的衣服一角垂在她的手肘下面，吉莉安忍不住伸手去抓那片衣角。

“盒子轮到我拿了，爸爸说的。”

“他没有！”克丽丝生气地喊，扭身靠向劳伦斯，不让吉莉安靠近盒子，“劳伦斯，吉莉安说谎。爸爸说盒子归我，不是归她。”

“但我一定要轮流拿。”吉莉安执拗地说，再次伸手去抓衣角，但在半途又把手缩回来，因为她好像听到背后有声响传来。她回头察看。楼梯间里一片漆黑，但她十分肯定有怪物躲在暗处等着抓她，说不定是只喷火龙。她害怕地抓紧威廉的手，紧贴在他身侧。

“我不喜欢这里！”她喊道，“抱我，威廉。”

就在威廉弯腰准备把她抱起来时，墙上的一个黑影突然扑向她。吉莉安吓得高声尖叫，脚下一滑就跌到姐姐身上。

“你休想，盒子是我的。”克丽丝转头朝妹妹嚷道。黑影在这时撞中威廉的后膝盖，使他往前跌到劳伦斯身上。墙壁的渗水使楼梯又湿又滑，士兵跟小女孩一起滚落楼梯。火把的火星在他们前方四处飞散。

威廉急忙用身体护住吉莉安，但她的下巴还是撞到了锐利的阶梯边缘。吉莉安被摔得头昏眼花，她缓缓坐起环顾周遭。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襟，她看到手上的血时开始尖叫。姐姐一动也不动地趴在她身旁的地上。

“克丽丝，起来。”吉莉安啜泣道，“我不喜欢这里。你快起来。”

威廉抱着哭闹不休的吉莉安挣扎站起，奔跑着穿过地道：“别吵，孩子，别吵。”他不断地低声说。

劳伦斯抱着克丽丝紧跟在后，鲜血从她额头的伤口汩汩流出。

“劳伦斯，你和汤姆带克丽丝到溪边去。斯宾塞和我会在那里跟你们会合。”

“我们一起走。”劳伦斯在吉莉安的尖叫声中催促。

“这孩子伤得不轻，伤口需要缝合。”威廉边跑边喊，“你们先走，我们随后赶到。祝你们成功。”

“克丽丝！”吉莉安尖叫，“克丽丝，不要离开我。”

接近门口时，威廉捂住吉莉安的嘴巴，恳求她不要出声。他和斯宾塞把她带到外廊边缘制革匠的茅屋。两个士兵按住吉莉安，让制革匠的妻子莱德替她缝合下颌的伤口。战事越来越近，震耳欲聋的厮杀声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嗓门说话。



“动作快一点。”威廉命令，“我们必须尽快把她送到安全地带。”他冲到屋外守卫。

莱德刚用厚绷带包扎好吉莉安的脖子和下颌，斯宾塞立刻抱起小女孩冲出去跟威廉会合。敌军的火焰箭已经使几间茅屋的屋顶燃烧起来，他们三个在火光中奔向坐骑所在的山丘。

他们爬到半山坡时，一队敌军翻过山顶挡住去路。山脚下出现更多的敌军切断他们的退路。逃脱已经无望，但两个士兵仍然尽忠职守。他们把吉莉安放在两人之间的地上，高举起手中的剑，奋勇抵抗敌人的攻击。两个英勇护主的士兵很快就壮烈牺牲了。

埃佛手下的一个将领认出了吉莉安，把她抱回城堡。堡里的仆人都被赶到大厅的角落由敌军的卫兵监视着。丽丝看到小主人被带进大厅时，斗胆上前哀求让她来照顾小女孩。幸好那个将领很乐意摆脱被他视为麻烦的吉莉安。他命令丽丝把吉莉安带上楼，然后跑回外面加入战局。

丽丝抱起神情恍惚的吉莉安跑上楼梯，穿过走廊奔向小主人的卧室。当她惊惶地伸手去开门时，楼下传来的巨响吓了她一跳。她转过身，正好看到大厅的沉重木门被撞开，蜂拥而入的士兵杀红了眼，高举着淌血的战斧和刀剑，开始见人就砍。没有武器的仆人举起手臂徒劳地抵挡敌人的锋利刀剑。无谓的血腥屠杀于焉展开。惊骇欲绝的丽丝两腿一软跪倒在地，闭起眼睛，捂住耳朵，不忍看见或听见朋友们绝望的求饶和惨死的哀号。

吉莉安静静地站在丽丝身旁，但在看到父亲被拖进来时，她跑到栏杆前跪下。“爸爸。”她低声呼唤，接着看到一个身披金色斗篷的年轻人挥剑劈向父亲。“爸爸！”从这声尖叫之后，吉莉安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

两周后，霸占她父亲城堡的那个年轻人——绰号“红胡子”的罗克列尔男爵埃佛，把她叫去，决定要如何处置她。她没有说一句话却清楚地让他知道她的想法。

丽丝牵着吉莉安的手走进大厅。丽丝不是傻瓜，她看得出年纪轻轻的埃佛是个渴望权力的恶魔，也知道只要他一声令下，她和小主人都性命难保。

吉莉安在进入大厅后甩掉丽丝的手，独自走到埃佛和他同伴用餐的长桌前停下。她双手垂在身旁，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男爵。

他一手抓着鸡腿，另一手拿着面包，红胡须上沾着肉屑和油脂。他不理会吉莉安，直到把鸡腿吃完后才转向她。

“你几岁，吉莉安？”埃佛等了整整一分钟后再度尝试。“回答我的问题。”他咕哝，努力压抑上升的怒气。

“她不可能超过四岁。”他的一个朋友说。

“我敢打赌她不止五岁。”另一个朋友说，“她虽然个子小，但可能已经六岁了。”

埃佛举手示意噤声，眼睛继续盯着小女孩。“我的问题不难回答。顺便告诉我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处置你。神甫认为你不能说话是因为魔鬼占据了你的灵魂，他要求我让他用各种方法为你驱魔。想不想知道是哪些方法？酷刑在所难免，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把魔鬼赶出来。你想不想被绑在桌上好几个小时让神甫替你驱魔？如果不想，就赶快回答我的问题。说，你几岁。”他厉声命令。

她的回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沉默。埃佛看得出威胁对她无效。他猜她可能是笨得听不懂他的话。毕竟有其父必有其女，雷纳夫男爵就天真愚蠢地相信埃佛是朋友。

“她不回答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几岁。”他的朋友猜测，“直接问她盒子的事。”

埃佛点头同意。“听好，吉莉安。”他酸溜溜地说，“你父亲从约翰王子那里偷走一个非常贵重的盒子，我打算替王子找回来。那个盒子的外面镶有许多漂亮的宝石。你或你的姐姐有没有看过那个盒子？你有没有看到你父亲把那个宝物藏起来？有没有？快说！”他命令，沮丧使他提高嗓门。

她听若未闻地继续望着他。埃佛愤怒地重重吐出口气，然后决定瞪得她心生畏惧。

小女孩的表情在转瞬间由冷漠变成憎恨。她的目光令他胆寒，他的颈背很快地就寒毛直立，前臂也起了鸡皮疙瘩。他不敢相信一个稚龄孩童竟能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恨意。

她令他害怕。发现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小孩子吓到令他恼羞成怒。“瞧你病怏怏的模样，肤色那么苍白，黄褐色的头发像干枯的稻草。你的姐姐比你漂亮多了。你是不是嫉妒她，吉莉安？这就是你把她推下楼梯的原因，对不对？替你缝合伤口的妇人告诉我，企图带你们逃走的一个士兵跟她说克丽丝是被你推下去的。克丽丝死了，被你害死的。”他倾身向前，伸出食指指着她，“你将一辈子背负那个不可饶恕的罪孽。我决定送你到遥远寒冷的英格兰北部去跟野蛮人一起生活，直到我再度需要你的那一天。现在给我滚出去，你让我起鸡皮疙瘩。”

浑身发抖的丽丝上前一步：“爵爷，可不可以让我陪她去北部照顾她？”

埃佛把注意力转向门口那个女仆，看到疤痕斑斑的脸令他瑟缩了一下。“丑八怪要照顾丑八怪？”他嘲笑道，“随便，只要你赶快把她带走，省得我和我的朋友倒尽胃口。”





听见自己的声音微微发抖使埃佛更加生气。他拿起桌上的木碗扔向小女孩。木碗飞过她的头顶，差点打中她。吉莉安没有瑟缩也没有眨眼，站在原地继续用充满恨意的绿眸瞪着他。

她好像看穿了他的灵魂。这个念头使埃佛不寒而栗。

“快滚！”他大吼。

丽丝冲上前去拉着吉莉安往外跑。出了大厅后，她把小主人搂在怀里低声说：“没事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你再也不必看见杀害你父亲的凶手，我再也不必看见我的丈夫埃克特。我们两人将开始新的生活，上帝保佑我们。”

丽丝决定趁红胡子埃佛改变主意前尽快离开。获准离开登罕郡意味着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她精神错乱的丈夫。目睹大部分的士兵和仆役在城堡受攻击时惨遭屠杀，埃克特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发了疯。白天他背着脏兮兮的背包在登罕郡的山丘四处走动，背包里装满被他称为宝贝的石头和泥块。晚上他睡在马厩的东南角做着噩梦。他目光呆滞，神色恍惚，整天不是喃喃自语说要发大财了，就是口出秽言地乱骂人。连霸占登罕郡的埃佛男爵和他的士兵都迷信地避开埃克特。只要那个疯子不招惹他们，他们就任由他去。有些年轻的士兵会在埃克特经过时下跪画十字，据说那样可以避免传染到他的疯病。他们不敢杀埃克特，唯恐杀他时会被控制他心智的邪魔附身。

丽丝觉得这是上帝特许她离婚。结婚七年，埃克特不曾给过她一天好脸色，不曾对她说过一句好听话，动不动就对她拳打脚踢，深信只有那样才能使她学会谦卑和服从。雷纳夫男爵遇害的三个月前，埃克特因精于数字而被擢升为总管。在得知男爵到底有多少财富之后，生性贪婪的他自认受到亏待而心生愤懑。

埃克特自私又懦弱。敌人的箭如雨点般落在城堡中庭时，丽丝看到他抓住厨娘洁塔作挡箭牌。洁塔气绝身亡后，他躲在她的尸体下装死而逃过一劫。埃克特的行为令丽丝感到羞耻，她感谢上帝给她机会离开令她憎恶的丈夫。

离开登罕郡的那天，丽丝带吉莉安去马厩向埃克特告别。她看到他在马房里走来走去，他的脏背包就挂在角落的木钉上。她出声叫他，他瑟缩一下，立刻跑去抓下背包藏在背后。他蹲在地上，眼神来回闪烁。

“笨蛋，没有人要偷你的背包。”丽丝嘟囔，“我是来告诉我要和吉莉安小姐离开登罕郡了。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别再念念有词，看着我。我不希望你跟来，明白吗？”

埃克特傻笑一声。吉莉安挨近丽丝，抓住她的裙角。丽丝立刻小声哄道：“别被他吓到了，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接着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丈夫。

“我是说真的，埃克特。不要跟踪我，我不想再看到你。就我而言，你已经死了。”

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那些钱本来就该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

丽丝指着埃克特对吉莉安说：“记住这一刻，孩子。这就是懦弱的下场。”

埃佛拒绝派兵护送她们北上。幸好住在西北部的年轻农夫哈沙威兄弟沃尔多和亨利自告奋勇用他们的耕马和货车载送她们。兄弟俩都全副武装，预防在路上遭强盗偷袭。

上帝保佑，她们安然抵达摩根男爵的城堡。摩根舅舅是吉莉安的远房表亲，他虽然是英格兰贵族，但因拥有苏格兰血统而被视为不可信任的外人，鲜少受邀入朝。

他看起来也很吓人，身高超过六英尺二英寸，一头黑色小髻发，眉头似乎永远紧皱着。埃佛把吉莉安送来给这位英格兰边陲的表亲，原本是要惩罚她，没想到反而救了她。面恶心善的摩根一看到他孤苦伶仃的小外甥女就知道他们是同类。他告诉丽丝他不会让一个小孩子扰乱他平静的生活，但立刻言行不一地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帮助她复原上。他像父亲般疼爱她，一心想使她再度说话。摩根想听到吉莉安欢笑，但担心他的希望终究要落空。

丽丝也努力帮助吉莉安从家庭变故中复原，徒劳地哄慰了几个月后，她也快要死心了。她睡在小主人的卧室里，以便在吉莉安从噩梦中尖叫惊醒时安抚她。

父亲遇害那夜的零星回忆被封闭在吉莉安的内心深处。稚龄使她难以分辨事实和想像，但她确实记得跟姐姐抢夺那个镶嵌宝石的盒子，以及滚落通往地道的楼梯。颌下的伤疤可以证明那不是她的想像。在她混乱模糊的记忆里，克丽丝和她都在尖叫，身上也都沾满鲜血。那些在深夜纠缠她的噩梦永远是相同的。红眼睛、长尾巴的怪物在黑暗的通道里追她和姐姐，但在那些噩梦里，害死克丽丝的始终是怪物，而不是她。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吉莉安突然开口说话了。丽丝把她从噩梦中叫醒，惯例地用苏格兰彩格毛毯包住她，抱她坐到壁炉旁，轻声哄着她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吉莉安。白天一句话也不说，夜里却不停尖叫。是不是你心里积压了太多痛苦需要发泄？告诉我你心里在想什么，孩子。”

丽丝不指望吉莉安会回答，因此听到她的低语时差点把她掉落在地上。“你说什么？”她问，语气因惊讶而严厉。



“我不是故意害死克丽丝的，我不是故意的。”

丽丝忍不住哭了起来。“哦，吉莉安，你没有害死克丽丝。我告诉你几百遍了。我听到埃佛男爵跟你说的话。记不记得我一带你出大厅就告诉你他在说谎？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埃佛男爵故意说那些恶毒的谎话来伤害你。”

吉莉安抬头望向丽丝，想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她很想相信她。

“我记得爸爸牵着我的手，但后来放开了。埃克特也在那里。我把克丽丝推下楼梯，她浑身是血。她没有哭，她死了。”

“克丽丝没有死。”丽丝点头强调，“你父亲和埃克特也没有在地道里。”

“那你在地道里吗？”她问。

“不在，但茉德替你缝合伤口时，斯宾塞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克丽丝确实滚下楼梯，你也是，斯宾塞认为是威廉在湿滑的石头地板上失足跌倒撞到劳伦斯，但威廉坚持是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

“也许是我推他的。”吉莉安担心地说。

“你年纪太小，没有那个力气推倒一个成年男人。”丽丝说，“你们没有人丧命真是奇迹。但你的伤口需要缝合，所以威廉和斯宾塞带你去找茉德。茉德说威廉急着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但不幸的是，等她包扎好你的伤口时，埃佛的士兵已经攻到。你被俘虏回城堡。”

“克丽丝有没有被俘虏？”

“没有，汤姆和劳伦斯在密道被发现前带着她逃走了。”

“克丽丝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丽丝坦承，“但你的摩根舅舅可能知道，你明天一定要去问他。他把你当女儿般疼爱，吉莉安，我知道他一定会帮你找到你姐姐。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吗？你衷心相信你姐姐还活着吗？”

吉莉安点头。“我相信你。”她打着哈欠说，“爸爸什么时候会来接我回家？”

丽丝再度热泪盈眶：“小乖，你爸爸没办法来接你。他死了，埃佛杀了他。”

“他把刀插进爸爸的肚子。”

“天哪！你都看到了？”

“也许莱德可以替他缝合伤口，然后他就可以来接我回家了。”

“那是不可能的。他死了，人死不能复生。”

“爸爸是不是在天堂跟妈妈在一起？”

“一定是。”

“我也要上天堂。”

“你阳寿未尽。你必须先活好长的一辈子，吉莉安，然后才可以到天堂去。”

她闭紧眼睛不让自己哭泣：“爸爸在夜里死了。”

“是的。”

安静了好一会儿之后，莉安小声说：“坏事总是在夜里发生。”

第一章

苏格兰十五年后

麦弗逊一族的命运掌握在辛克莱·拉姆齐领主手中。族里男女老幼共九百二十二人，大部分都迫切希望和需要拉姆齐的保护。

麦弗逊一族的现况堪虞，躁郁的老领主洛克林在去年自寻短见。族人对他懦弱的行为感到震惊愤慨，至今仍然无法公开谈论这件事。年轻一辈中没有人成功赢得领导权，其实是无人愿意接下被自杀污染的领主之位。他们认为只有疯子才会犯下永世不得超生的自杀罪。

族里的两个长老麦弗逊·奥帝斯和安德鲁·布里斯本自告奋勇暂时领导族人。与东南西三方邻族长达二十年的领土战争在老领主死后更加激烈，因为敌人知道他们群龙无首而趁火打劫。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因此在获得族人同意后，奥帝斯和布里斯本决定在年度春季庆典上找辛克莱·拉姆齐领主商量。春季庆典似乎是提出请求的最佳时机，因为在这整整两周的赛会期间，各个氏族都必须暂时抛开嫌隙，像一家人般团聚在一起。这是一段重修旧好、友善竞争和联姻结盟的时光。吾家有女初长成的父亲一边忙着挡掉不中意的求亲者，一边积极寻觅东床快婿。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

由于辛克莱领地南与麦弗逊领地接壤，所以拉姆齐推断麦弗逊领导人想跟他商谈结盟的可能，孰知那两个老人另有盘算。他们想要通过联姻使两个氏族合而为一，甚至愿意放弃姓氏，成为辛克莱

族人，只要拉姆齐保证会像对待亲生的辛克莱族人般平等对待每个麦弗逊族人。

双方代表就在辛克莱·拉姆齐宽敞的帐篷里会谈。拉姆齐的卫队长吉迪恩和另外两个深受信赖的将领安东尼和法隆也在场。拉姆齐的弟弟辛克莱·迈克尔在暗处坐立不安地等待哥哥准许他重回庆典会场。小男孩先前已经因打断会议而遭到责骂，这会儿尴尬羞愧地低垂着头。

目光犀利、声音沙哑、爱唱反调的安德鲁·布里斯本上前说明麦弗逊一族寻求合并的理由：“我们的士兵虽然年轻力壮，但因缺乏训练而无法保护我们的妇孺。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来阻止敌人侵略，使我们得以过太平的日子。”

年轻时战功彪炳而成为苏格兰高地传奇人物的麦弗逊·奥蒂斯，坐在椅子上朝迈克尔的方向点点头：“领主，在我们继续商讨前，你也许该听听你弟弟的要求，让他去做他要做的事。小孩子常常会在不经意中泄漏秘密，在你接受或拒绝合并前，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

拉姆齐转向弟弟：“你有什么事，迈克尔？”

迈克尔仍然十分畏惧他的哥哥，因为他从小到大只见过拉姆齐两次面。拉姆齐受完武士训练后一直以特使身份住在麦氏领地，父亲临终前才奉诏回到辛克莱领地。兄弟俩无异于陌生人；拉姆齐虽然不善于跟孩童相处，但决心尽快改善这种情况。

“我想跟我的新朋友去钓鱼。”迈克尔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不反对，领主。”

“说话时眼睛看着我。”拉姆齐吩咐。

迈克尔立刻抬起头重复一遍：“请领主同意我跟我的新朋友去钓鱼。”

拉姆齐在弟弟眼中看到畏惧，暗想他还要多久才能习惯有他在身旁。迈克尔尚未从丧父之恸中走出来，拉姆齐知道弟弟自觉遭到遗弃。那孩子不记得他的母亲，她在他一岁时就去世了，失去从小相依为命的父亲对年幼的他是莫大打击。拉姆齐希望假以时日和耐心，迈克尔会学会信任他，甚至想起如何再露笑颜。

“不要靠近瀑布，太阳下山前回来。”拉姆齐温和地命令。

“我会在太阳下山前回来。”迈克尔答应，“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拉姆齐回答，恼怒地看着弟弟在匆忙中绊了一跤而把椅子撞倒，“迈克尔，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男孩茫然以对，直到拉姆齐朝客人点头，他才急忙跑过去鞠